

# 朝阳绿釉陶佛：出土八年终验明正身

近期，一尊高达82厘米，保存基本完好的辽代绿釉陶佛现身朝阳。此佛像世所罕见，可能是目前存世的体型最大的辽代陶佛了。此佛像身份的最终确定，历经波折，它的出现，为朝阳文博界再添新辉，有望产生关注不断的后续效应。

## 珍稀辽代绿釉陶佛的发现始末

这尊绿釉陶佛，2011年出自朝阳上河首村的梵法寺，是修沟时发现的。上河首寺村，是驰名中外的朝阳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所在地；梵法寺前身，据传是千年前的一座辽代寺庙。

当时，人们对这陶佛未引起足够重视，将其随便置于库房中。朝阳学者孙国平是最早见到这陶佛的资深考古学家，依据自己几十年考古鉴定的丰富经验，孙国平凭直觉，第一时间判断出此佛符合辽代特点，是一尊世所罕见的辽代佛像（具体而言，是一尊辽代的观音像）。不过，很多人却对此佛像来历存疑：辽代有“送子观音”吗？历经千年的辽代陶佛会保持得如此完整吗？色彩这般鲜艳、釉色几乎未见脱落的陶佛，不会是后人仿造的吗？……异议之声一多，孙国平等专家也未免心存犹疑，关于这尊陶佛的出身鉴定，便被无限期的搁置起来。

虽然世存争议，但在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党支部书记、副研究员李道新看来，这尊身世暂时不明的佛像首先要妥善保护，待时机成熟时，再拿出令人信服的鉴定意见来。李道新这一做法，使这尊辽佛得以保存，否则，佛像很可能被损坏或流失，那将是一桩令人心痛的憾事。

2018年3月，记者随同孙国平先生参观龙城区博物馆，见到李道新。与珍品无数的朝阳北塔佛教博物馆、馆藏丰富的朝阳市博物馆相比，龙城区博物馆从严格意义上说，不过是一个狭小的文物展览室，虽然面积不大，但所藏器物却颇有特色：如少见的汉代骨铠甲、出自唐墓的三彩武士俑、出土于杜杖子乡的辽代官字款白碗、出土于边杖子乡姑营子村辽代耿氏家族墓地的晚唐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也称“秘色瓷”）……特别是进门便见、特意置于玻璃柜中精心保护的这尊绿釉陶佛，尤为引人注目。

由于对此佛像未做专业鉴定，所以暂未定级，标注是：送子观音瓷像，辽代时期。这佛像与标注，瞬间引起记者关注。因为在记者与众辽史专家考察走访的近十年光阴中，如此完整硕大、体态饱满、色彩鲜艳的辽代陶瓷佛，从未亲见。只听说河北易县有十余尊辽代三彩釉陶佛流失到国外各大博物馆，被作为中国古代文物的精品隆重陈列；记者还曾在通辽市博物馆见到三尊辽代白瓷佛，但尺寸不及龙城博物馆这尊辽佛的三分之一。如果此佛像果真出自辽代，可以说是稀世之宝了。

2018年10月16日，记者邀请辽史权威专家、84岁的冯永谦先生专程从沈阳至朝阳鉴定此佛真伪。为使冯永谦能仔细观察佛像造型、用工等诸多细节，李道新书记特意派专业人士将此佛从玻璃柜中请出，冯永谦的鉴定时间长达3个多小时，待暮色沉降、天色将晚之时，他得出结论：这是一尊辽代中晚期的绿釉陶佛，十分罕见，弥足珍贵。并应李道新之请，当场写下鉴定意见书。

2018年10月19日上午，冯永谦先生与最早见到此佛的孙国平先生再赴龙城区博物馆，经联手鉴定，最终确认此佛像确系辽代遗存，并接受了朝阳电视台记者戴苗苗的专访。同行的朝阳市文管所副所长张振军也认同两位资深专家的鉴定意见。由此，这一“辽代陶佛谜案”终于真相大白，水落石出，堪称近年来朝阳考古界的一项重大发现！

## 两位资深考古学家为陶佛定性

这尊绿釉陶佛从难断代、未定级的普通馆藏藏品，转眼被断代到辽，未来，极可能跻身一级珍稀文物的“国宝行列”，朝阳孙国平、沈阳冯永谦两位资深考古学家的鉴定之功，最为关键。

最早发现此佛的孙国平先生做出如下鉴定意见：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的陶佛为坐姿。挺胸、目视前方。面部神态安详，双眼微睁，双唇微闭，双耳垂下。头顶双重螺髻，面部丰满，头后饰有倒置圭形佛焰。佛身披半袖袈裟，脖颈项垂下。飘带绕臂缠身。结跏趺端坐于莲座之上。佛像双臂弯曲，左臂置于胸前，手托一男童，男童上身挺直后倾，紧贴于佛胸前和左上臂，童左臂弯曲贴在胸腹部位，双腿前伸，坐于佛手掌中，身着半袖长袍。右手指部位托一女



朝阳龙城区博物馆珍藏的辽代绿釉陶佛。

童，女童神态自若，目视前方，头顶双髻，双臂弯曲贴于上腹部，左手握住右手，身着左衽长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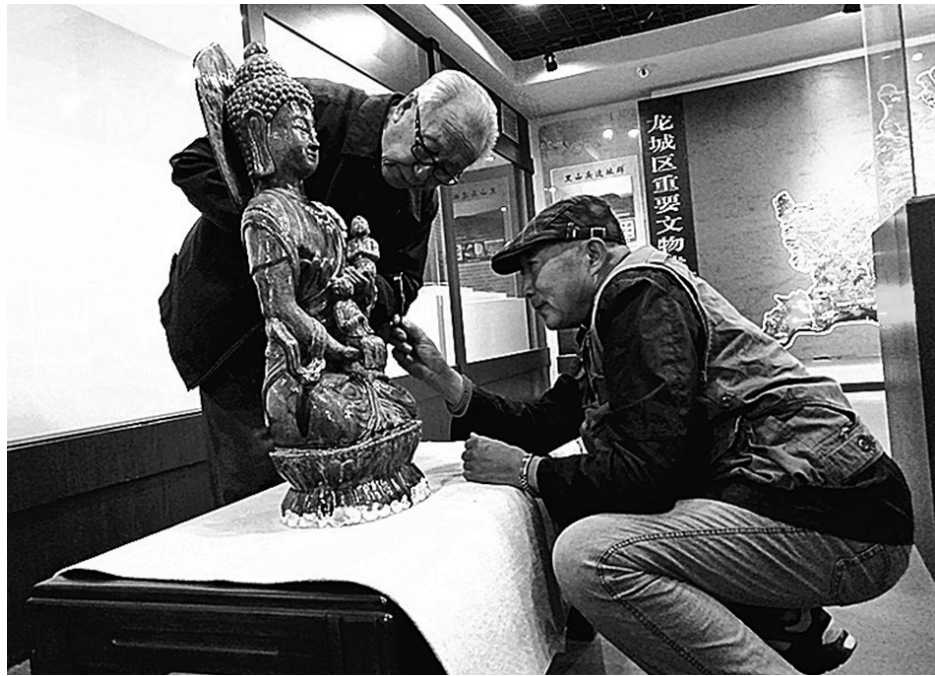
佛像通体施深绿色釉，唯莲座下层覆莲下半部无挂釉，露出白色陶胎。佛像胎质为浅红褐色，火候较高，莲座下无釉处似以高岭土后贴涂而成。两童子臀部有露胎和透孔。佛像全高82厘米。

此佛像釉色深绿，施釉均匀，并有开片。身着袈裟，衣袂流畅，体态匀称，胎质浅红褐色。依据这些特点判断，这应是一尊辽代作品。再依其形态和手托孩童，虽是男像，但这是一尊观世音菩萨像。目前，像这样完整、而且制作精美、个体较大的菩萨造像十分罕见。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员、陶瓷鉴赏名家冯永谦先生对此佛的鉴定评语，更为详尽而具体。冯永谦表示，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在其陈列展览中，将近年出土的一尊绿釉陶佛展出，时间定为辽代，引起很大反响，尤其此佛像保存完整，形体硕大，造型精美，雕塑技艺高超，釉色清新悦目，因而在博物馆众多陈列的文物中十分醒目和突出，而其佛像自身特点和表现主题更为过去少见，更使观者注意。在展览中，观者对佛像的年代有不同意见，认为是否可能是现在新做的？而不是历史文物！这就不是小事，而是一个重大学术问题，需要细辨，而其如果是真品，那将是一件极为难得和少有的珍贵文物！

经过对这尊绿釉陶佛的详细观察，了解此佛像的各部位特征，知其自身结构特点后，冯永谦写出以下鉴定评语：

这尊佛像，下有仰覆莲座，座上莲纹一瓣双叶，叶尖略翘起。莲座上为佛像，莲座与佛像相接，没有分置，而是与座为一整体的佛像。莲座底面略呈横长椭圆形，有顶面无底，座内中空，系模制而成，内侧胎面手指拍捏痕迹明显，座里面未施釉，露胎，胎呈淡红色，泥质较细，火候较高，敲击声音清脆。座上为佛像，其体中空，佛像结构复杂，应是经雕塑而成，像与莲座间有座面相隔，因此看不见佛像内腔，但座面当中留一圆孔，以便入窑烧制时不致产生气体而使佛像爆裂。佛像系坐姿，双腿结跏趺坐于莲座之上。整体佛像为圆雕，是正面像，性别表现呈男相，端坐安详。佛像头部为螺发，作小圆平形，肉髻高耸，顶上复出一圆髻。佛像面向前方，方额圆顶，双眉弯曲，双目微开，略作下视之状，直鼻小口，双耳下垂，但不过大，没有及肩，佛像双手伸向前面，左手手擎抱一男童，右手稍下托一女婴，双膝互交盘坐，足心向上。佛像胸前颈下戴珠串络，身着通肩式袈裟，右衽，露出双臂，宝缯从颈后绕过，穿行于两臂之间，飞舞飘扬，垂于股上，着大裙，膝下衣纹疏密有度，流畅自然。掌托男女二童，男童光头，额上留有一撮“刘海”，身着短袖对开上衣，下穿长裤，双手合



经冯永谦(左)与孙国平(右)两位资深考古学家联手鉴定，朝阳龙城区博物馆所藏绿釉陶佛确系辽代珍品。

十于胸前，女婴头梳二髻髻，附于头之两侧，身着宽袖右衽长袍，垂褶，下仅露脚趾，双手捧于胸前；男女二童臀部都在烧成后磨成漏孔，女童因臀部被手托而磨孔在腰下部，露孔应是表示用以排泄，这种磨孔现象出现，可能是因雕塑时的疏忽，在烧成后而采取的补救措施。佛像由于胎呈淡红色，影响釉面颜色效果，整体佛像表面挂白陶衣，于其上施绿釉，釉系倒蘸而成，故像身满釉，仅莲座下部边缘处无釉，而存存下垂流釉。釉呈草绿色，有色泽，釉层较薄，其色略有斑驳，像身有流釉或衣褶沟纹处釉厚，釉色为深暗绿色。釉面光泽较强，但却沉稳厚重，古旧苍然，尤其像身釉面有多处开片纹，纹理呈现深度缩釉，土浸充填其中，异常明显。佛像通高82、肩宽25.5、膝宽30.5、莲座高12、底边左右横长30、前后长25、胎厚1.5厘米。

经过对这尊绿釉陶佛的观察和研究，认为它是辽代的。根据和理由是比较充分的。

首先说，胎质，呈淡红色，质较细腻，火候较高，是辽代釉陶的正常胎质情况，符合辽代釉陶特点；其次，釉色为绿色，这尊佛像上的绿釉，是一种较淡而略带杂质的绿色，是辽代呈现出深浅不一多种绿色中之一，也是辽代特有的绿色，与其他时代的绿釉颜色不同；第三，这种单一施釉的佛像，在其他时代很少见，辽代不仅有著名的三彩釉，也有黄、绿单色釉，而且很有特点，此佛像的全身单色绿釉，俱有浓厚的辽釉陶的特点；第四，从釉面的历史陈旧感来看，佛像应是历经千年之物，釉面开片已经裂开，缩釉现象突出，这是文物本身显示给我们的代表标志，年代短的不会有此突出特征；第五，这尊佛像出土在朝阳市龙城区七道泉子镇上河首村辽代寺遗址中，此遗址经考古调查，不仅出土此件绿釉陶佛像，还出土有许多建筑构件螭吻和砖瓦等，都具有辽代特点，可知此处为辽代遗址。故此，这尊佛像也应是辽代的。

根据以上特点，朝阳龙城区博物馆陈列的出土于上河首村绿釉陶佛像，时代为辽代，是一件十分珍贵和难得辽代佛教遗物。

## 朝阳绿釉陶佛乃稀世之宝

辽代崇佛，曾经佛寺遍地，佛像如林，但历经千年的改朝换代，辽代的佛寺、佛像所剩者稀。以佛像而论，常见的是木佛（如辽宁义县奉国寺的七尊大佛）、泥佛（如山西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的合掌露齿菩萨）、铜佛等，至于瓷佛、陶佛，因保存难度大，而今已难得一见。

在今内蒙通辽市（原哲里木盟）博物馆内，珍藏着三尊辽代白瓷佛，分别为：白瓷迦叶像、白瓷阿难像、白瓷须菩提像，出土地标注为通辽库伦旗。如此完整的精美的辽代瓷佛，为辽代瓷佛系

列中的一级文物，实乃通辽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据业内专家透露，这三尊珍贵的辽代白瓷佛，并非出自库伦旗，而来自辽宁彰武县，是一位当地农民放牧时无意发现的，后被通辽文博部门征集，辽宁方面一直想要回这三尊瓷佛，但几经交涉，终无下文。由此，足见三尊辽代瓷佛在辽宁与通辽两方文博业内的重要地位。

提起辽代的釉陶佛，目前最具代表性的是出自河北易县八佛洼半山腰跋(sh à n)子洞的三彩罗汉像。

梁思成先生在留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期间，曾经亲眼瞻仰过易县三彩罗汉像。在其《中国雕塑史》中，梁思成写道：“其貌皆似真容，其衣褶亦甚写实。……或容态雍容，……或蹙眉作恳切状，要之皆各有个性，不徒为空泛虚渺之神像。其妙肖可与罗马造像比。皆由对于平时神情精细观察造成之肖像也。不唯容貌也，即其身体之结构，衣服之披垂，莫不以写实为主；其第三量之观察至精微，故成忠实表现，不亚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最精作品也。”西方人认为，这些罗汉像是极为罕见的中国写实主义雕像，就艺术和技术水平来说，堪称中国佛教造像的巅峰之作。故此，这一系列造像从被发现以来，就一直深受美术史学界的关注。

据统计，出自易县跋子洞内的三彩等身罗汉像一共16尊，至少毁坏了3尊。目前，可查的存世罗汉像收藏在世界各地博物馆中，共10尊。据说，其中有8尊经由德国人帕金斯与二十世纪初著名的国际大古董商卢芹斋之手运到海外，这些塑像一经面世，便在古董文物收藏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目前分别收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及人类学博物馆、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日本现代美术馆、美国纳尔逊艾金斯艺术馆、大英博物馆、俄罗斯冬宫、法国吉美博物馆。

对于这批三彩罗汉像的年代断定几经变化。因为罗汉像采用白色陶胎，质地紧密，通体施三彩釉，与唐三彩相似，故最初被认为是唐代之物。之后经过一系列的研究，专家们对罗汉像的年代又提出了多种不同意见，从北宋到辽、金时各有人支持，甚至有人认为这些雕像可能制作于明代。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学界基本达成共识，认为其年代当为950—1050年，产于辽代。

不过，据冯永谦先生多方考证，这组驰名中外的易县三彩罗汉像的出产时间远晚于辽代，因此，不能断代为辽佛。如此一来，在朝阳发现的这尊绿釉陶佛，便是目前所知的体型最大的辽代陶佛了，堪称稀世之宝，其意义之深远，将非同凡响！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张松 文并摄